

“**现在的问题是文化成了经济的工具。**整个社会衡量一个艺术家是不是成功，是看他赚了多少钱。”

有3个是文学杂志，发行量都在二三十万，为什么？对待新生事物，我们要尊重它，了解它，研究它，而不是视而不见。不能当文化多样性真正出现的时候，大家脑子还是一元化的认知。

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

张英：这些年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，国力上升，文化影响力也在上升。政府力推的孔子学院，大学力推国学，民间的汉服、读经，中国传统文化大有复苏之势。

根据你的观察，在百年西方一面倒的情况下，这些年，中国文化、中国概念或中国元素，在全球范围里发生了哪些变化和影响？

阿来：没有什么影响，边缘状态。西方人把你当成一个文化标本，全球化了，他们又觉得需要一点别外的文化元素。这是外部的要求，它对你的过去更感兴趣了。在我们自己，初衷则似乎不在于影响别人，而在让别人多了解我们。所以，我们包装了一些东西，传统的，文化的。人家误解我们，不放心我们。我们把传统文化中那些听上去看上去能让人放心的东西搬出来，以一种我们认为人家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展示。这本来也没什么不对。但是，太注重包装，太注重人家的想法与感受，呈现出来的东西，往往就不是需要呈现的那个对象的整体。

张英：从本国出品的影视、戏剧、图书不尽如人意的表现，到报纸上的文化版面几乎成为稀缺产品，读书节目在收视率上一败涂地，到最寻常可见的景象是：文化名人们追逐着新闻热点而非真问题，新晋的年轻人热衷于一夜成名式的投机冒险，大学没有为中国文化的未来描绘出清晰的愿景……当今中国文化的创造力究竟如何？有没有创造力？

阿来：我不以为现在这种社会氛围是利于培养文化原创力的。根本的原因，就是文化不是文化本体，文化是一种工具——不要一说文化是工具，就是意识形态的工具，现在的问题是文化成了经济的工具。整个社会衡量一个艺术家是不是成功，是看他赚了多少钱，一部电视剧是这样，一部电影也是这样。在媒体上，在被媒体引导的公众心目



左图：作家阿来。

中，一个艺术家，一个学者，被谈论最多的都是挣钱很多的，而不是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。

张英：中国能否完成从“中国制造”到“中国创造”的转型？请您谈谈自己的判断。

阿来：这个责任应该是政府、社会组织、商业集团、媒体等这样的团体来负，也就是整个社会来负。

当需要发现谈点原创能力的时候，大家总是责备艺术家个人。艺术家个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。作为个人，特别作为是艺术家的个人，是无从改变这个社会走向的。在这样一个功利的社会中，一个艺术家能够忠诚于自己的事业，不随波逐流，能够独善其身，已经很难了。

我们总是在一些特别的场合听到对原创力的呼唤，祈祷式的呼唤。但在具体而微的操作层面，在面对一个艺术家的劳动，面对一个艺术家的存在的时候，整个社会欢迎的又是那些并没有多少创造的、缺乏想像的、缺少内在在精神气质的东西。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。

如果这种状态一直持续，转型很难。我这里说的只是文化，没有包含科技与物质生产方面。以中国之大，人口之众，相信也有很多深怀文化信念的人，但他们在这种氛围里无法突围而出。

转型能否成功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转型需要太多切实的工作。比如在地震灾害中，我就警告自己，与灾区百姓一样感同身受，观察，思考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作为一个文化人，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表演救灾。文化的力量是自然呈现，而不是表演。■